

## 说近代汉语的“一 VV……”式\*

谷 峰

南开大学文学院

**提要** 产生于唐代的“一 VV……”句式中的“一 V”是数量结构,作状语修饰其后的 VP;“一 VV……”和上古就产生的关联格式“一 V(而)……”在句法表现上不相同。元明以来“一 VV……”句式产生了一些变化,“一 V”也重新分析为动词词组。

**关键词** “一 VV……”、数量结构、状语、句式变化、重新分析

### 一 引言

现代汉语的关联格式“一 V(就)……”及相关问题近年来引起了语法学者的广泛关注。各家探讨的焦点集中于四个方面:

(一) “一 V(就)……”格式的表达功能(邢福义 1987, 李宇明 1999, 吴春仙 2001);

(二) “一 V”与续段的语义关联类型(殷志平 1999, 王弘宇 2001);

(三) “一 V”的表义特点及“一”的语法性质(雅洪托夫 1958, 詹开第 1987, 陈光 2003, 李宇明 2000);

(四) 嵌入“……就……”格式的成分的制约条件(施关淦 1985)。

以上都是从共时角度对“一 V(就)……”的研究。关于“一 V(就)……”格式的历史来源,太田辰夫(1987:155)和李宇明(1999:4)的说法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一 V(就)……”(例如:一看就明白)源自上古汉语的动量表达;上古汉语的“一 V”原本是状中结构,数词“一”修饰动词,“一”表示动作的量,“一 V”即相当于“V 一下(次)”,例如:

- (1) a.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b.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滑稽列传》)

后来“一”由数词虚化为动词前加成分。太田辰夫(1987:155)认为“一”是连词,而李宇明(1999:3)、殷志平(1999:119)等则把“一”看作时体标志。

在“一 V(就)……”格式里一个特殊的类别,前后两个短语中的 V 同形,例如:

- (2) a. 一跳跳了六尺高。  
b. 一哭哭了三天。

这样的说法在唐宋时期的禅宗语录里就有了,例如:

---

\* 本文初稿题为〈粘着的“XP 一 V”的来源及演变〉,在新世纪第三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2005,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上宣读,获“语法新秀奖”二等奖。写作中得到洪波、王红旗、刘丹青、朱庆之、董秀芳、李明、吴福祥等先生帮助,一并致谢,文中不当处由笔者负责。

- (3) a. 广陵妙曲无人弹, 若有人能解弹得, 一弹弹尽天下曲。(《祖堂集》卷7)  
 b. 一踏踏翻四大海, 一搵搵倒须弥山。(《五灯会元》卷17)

一般认为像“一V也不V……”这样的否定句中“一V”是动量词组(张敏 2001:36), 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一VV……”中“一V”的性质, 学界存在两种看法:

第一种观点以张美兰(1996)为代表, 她认为唐宋时期“一VV……”中“一V”是作状语的数量结构, 其中V是同形动量词, “一弹弹尽”“一搵搵倒”中“一弹”“一搵”和“踏一踏”“打一搵”的“一踏”“一搵”性质相同。

另一种观点以张赅(2000:11)为代表, 她认为“一VV……”里的“一V”是“把数词直接放在动词前表示动作次数”, “一VV……”是连动句, (3a)应该切分为“一弹, 弹尽天下曲”。也就是说“一VV……”句式里的“一V”并不特殊, 仍是上古汉语的动量表达在中古、近代的延续和发展。

本文将利用部分近代汉语材料,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

## 二 早期“一VV……”里“一V”的性质

笔者较赞同张美兰的看法, 即“一VV……”式里的“一V”在演变之初时是数量结构, 理由如下:

(一) 现有研究表明, “一V(就)……”句式的所有成员里, 有的“一V”指称性强、述谓性弱: 前面能加“这、那”, 不能和“了、着、过”共现, 不自足(方梅 2002); 而有的“一V”却不能带指示词, 可以和“了、着、过”共现, 可以结句(陈凤霞 2002:87-95, 陈光 2003:20-22)。李宇明(1999)所举的四类“一V(就)……”都能追溯到上古的“一飞冲天”“一举千里”等, 而唯独说:“‘一扫描到九点半才完’有特殊的地方, 需专门讨论。”看来现代汉语的“一V, (就)……”内部不是单一、均质的, 来源上不可能只有一种。

(二) 唐宋文献中, 处在动词前后的“一V”和“一+量词”在结构上都分别有平行表现,<sup>1</sup>例如:

- (4) a. 一拳拳倒黄鹤楼, 一趵趵翻鹦鹉洲。(《五灯会元》卷18)  
 比较: 一棒打破虚空时如何?(《景德传灯录》卷23)  
 b. 师拦胸与一拓。(《五灯会元》卷9)  
 比较: 婆便与一掌, 师休去。(同上, 卷4)

(三) 早期的“一VV……”可以在被字句中作谓语, “被NP一VV……”和“被NP一量VP”在结构上也是平行的, 例如:

- (5) a. 问: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被马大师一踏踏倒。(《古尊宿语录》卷46)  
 b. 若不向他道, 被他一吉察棒打杀, 餒鱼鳖喫。(同上, 卷45)

(四) 可以用删除法分化不同性质的“一V”, 例如:

- (6) a. 师近前一踏踏倒。(《五灯会元》卷4)[珣即踏倒曰: “将谓有多少奇特?” (同前, 卷19)]  
 b. 被马大师一踏踏倒。(《古尊宿语录》卷46)[仰拟再举, 被庵主踏倒。(《五灯

<sup>1</sup> 朱德熙(1984:52)根据以下两组句子在表层结构上的平行将“一次”“一下”看作定语, 修饰“头”和“门”:  
 一次头也没洗 / 一下门也没敲  
 一本书也没买 / 一块糖也没吃

会元》卷9]

c. 僧以坐具一划云：“者个不可看作东西也。”（《古尊宿语录》卷22）[僧以手划曰：“争奈这个何？”（《五灯会元》卷12）]

(6a)、(6b)中“一V”能整体删掉，(6c)中的“一”可以单独去掉。这说明“一踏”作为整体修饰“跌倒”；而(6c)里的“一”作为独立的饰词来修饰“划”。这就足以说明“一踏”是作状语的数量结构，而(6c)中“一”是修饰谓语的数词。二者的区分也反映了它们历史层次的差异：(6a)、(6b)代表唐代以后的层次，动量词产生后“一”在句法上要靠量词同现才能入句并且修饰动词；(6c)代表上古层次，那时数词在动词前后都能表动量，例如：

- (7) a. 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左传·文公十七年》）  
b. 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战国策·赵策三》）

(五) 唐宋时期的“一VV……”句式里的V都是单音节动作动词，如“踏(蹠)”“掴”“点”“喝”“划”等，动词还必须是光杆形式，早期的“一V”表示一次性情状；唐宋时的“一VV……”中“一V”修饰的都是述补结构，如“踏倒”“推翻”“唾破”等等。而上古汉语的“一V……”式对进入其中动词没有严格限制，甚至“一”后还可以是各种类型的动词短语，“一V”和其续段陈述的可以是不同的主语，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后来。

- (8) a.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  
b. 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吕氏春秋·责公》）  
c. 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d.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史记·儒林列传》）  
e. (虞卿)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 三 “一VV……”式的嬗变

与唐宋时期的“一VV……”式相比，元明以来的“一VV……”式发生了如下几方面变化：

(一) “一VV……”式里的“一V”有副词性修饰语。但(9a-c)的“一V”仍然要分析成数量结构，因为“只、就”等范围副词和拟声词能修饰数量词组（陆俭明1981，马庆株1987）。

- (9) a. 用手揪住脑勺皮，只一劈劈为两半。（《赵氏孤儿·第四折》）  
b. 说罢，便扑地一跳，跳出众人圈外。（《平妖传》第10回）  
c. 只见那画上的美人，历历的一跳，跳在桌子上。（同上，第16回）  
d. 却把身望下只一滚，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并无伤损。

(二) “一VV……”前有介词词组和动词词组毗邻，有两种标点办法：即[一V, V……]和[一VV……]。

- (10) a. 恰待要跳将下去，则见后面一个人把小娘子衣裳一摔摔住。（《简帖和尚》）  
b. 长老向前一搂搂住，搂在怀中，抱上床去。（《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c. 被朱温跃马赶上，横枪一刺刺下马来。（《五代梁史平话》卷上）  
d. 把钥匙一斗斗开了锁，走入土库里面去。（《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三) “一V”和续段之间有关联词嵌入，续段V前有修饰成分。

- (11) a. 无三念二念，只一念他便念得走了。(《双献功·第三折》)  
 b. 宋江狠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压衣刀子在席上。  
 c. 便把那唐牛儿劈脖子只一叉，浪浪踉踉直从房里叉下楼来。  
 d. 把额角向桌沿上一磕，登时磕起个大块来。

这一表现是受到了上古汉语“一…(而)…”及其在中古近代的承继形式“一…就(便)…”的类化，类化是有条件的：首先，“一VV……”和“一V(就、便)…”形式上类似；其次，二者都是和量表达有关的格式，有内在的认知联系(张旺熹 2004:46)。类推甚至使“一量VP”也变为“一量而VP”，如：

- (12) 克用一箭而降德威。(《残唐五代史演义》第5则)

(四) 续段主要动词的后附成分类型增多。唐宋时期“一VV……”式中，续段V只和“翻”“破”“杀”“倒”等构成黏合式述补结构。元明时V后可以带方所题元、数量成分、趋向补语(V和补语间可以有连接成分“将”)和体标记“了”。

- (13) a. (长老)携住红莲手，一将将到床前。(《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b. 揪耳朵，剥衣裳，一打打了三千棒。(《禅真逸史》第5回)  
 c. 分明似木做的跳虎，……一跳跳将起来。(《平妖传》第4回)  
 d. 那人正是卜吉，一跳跳出金鼎外来。(同上，第24回)  
 e. 顺手只一绰，绰了那枝箭。(《水浒传》)

(五) 续段主要动词还是V，但V的主语是受事，这是个类推变化，经历了“动宾句—处置式—受事主语句”的过程，该演变过程模拟如下：

- (14) a. 青衣女童上下手一挽，挽住小员外，即时撮将去。(《洛阳三怪记》)  
 b. 他哥哥不伏，被敬瑭挥起手内铁鞭一打，将当门两齿一齐打落了。(《五代晋史平话》)  
 c. 得杨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拨，两把挠钩拨开去了。(《水浒》第46回)

#### 四 余论：“一V”性质的变化

从上一节讨论的几种变化和所举的例句看，一些“一V”若是仍旧理解为数量结构已经比较迁强，比如从变化2来看，“一V”倾向于和其前的VP、PP黏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结构。

- (15) a. 师接住棒一送，送倒。(《五灯会元》卷11)  
 b. 摇身一变，变作普贤菩萨圣像。(《平妖传》第40回)  
 c. 这和尚把那妇人一引，引到一处楼上。(《水浒传》第45回)

(15a)《古尊宿语录》卷五作“师接住棒一送送倒。”(15b)可以说“摇身变作……”，《西游记》78回就有“摇身变作唐僧的模样”。(15c)可以说“把那妇人引到一处楼上。”看来这些例子里“一V”前的VP或PP都能与续段VP组合，它们和“一V”只是线性毗邻，不是一对直接成分，仍然是“一VV……”划为一层。但下面例子不同了：

- (16) a. 望山下一摔，摔做一堆肉泥。(《残唐五代史演义》第13则)  
 b. 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水浒》第24回)

不能说“望山下摔做……”和“把西门庆袖子拖进屋里”，这里的“望……”和“把……”

只能看作修饰“一V”，必须在“一V”后加标点，这就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伴随结构层次的变化，“一V”也由数量结构演变为动词词组。吕叔湘(1948)曾提到过另一种演变：“(把字句的)动词前头加‘一’，原来是动量宾语，‘一拉’就是‘拉一拉’的省略形式，只是现代的语感已经把‘拉’字当作普通动词。”这类演变的语义基础是数量结构本身有述谓性，能作谓语，在语义上“数+量”能代替“V+数+量”，如“读三遍就背下来了”可以说“三遍就背下来了”(马庆株 1990)；演变的条件是“一V”前的临接的VP、PP多是粘着的，句法环境的变化使得它们和“一V”形成临时性跨层组合，<sup>2</sup>慢慢地人们就把它们看作一对直接成分(参见董秀芳 1997)。

#### 参考文献

- 陈凤霞. 2002. 《现代汉语体范畴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陈光. 2003. 〈准形态词“一”和现代汉语的瞬间体〉，《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5。
- 董秀芳. 1997. 〈跨层结构的形成与语言系统的调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3。
- 方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4。
- 李宇明. 1999. 〈“一V”数量结构及其主观大量问题〉，《汉语学习》1999.4。
- 李宇明. 2000. 《汉语量范畴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48. 〈把字用法的研究〉，《金陵、齐鲁、华西大学中国文化汇刊》8。
- 陆俭明. 1981. 〈修饰数量词的副词〉，《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1。
- 马庆株. 1987. 〈拟声词研究〉，《语言研究论丛》4。
- 马庆株. 1990. 〈数词、量词的语义成分和数量结构的语法功能〉，《中国语文》1990.3。
- 施关淦. 1985. 〈用“……就……”关联的句子〉，《汉语学习》1985.5。
- [日]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弘宇. 2001. 〈说“一A就C”〉，《中国语文》2001.2。
- 吴春仙. 2001. 〈“一V……”构成的不完全句〉，《世界汉语教学》2001.6。
- 邢福义. 1987. 〈前加特定形式词的“一X，就Y”句式〉，《中国语文》1987.6。
- 雅洪托夫. 1958. 《汉语的动词范畴》。北京：中华书局。
- 殷志平. 1999. 〈动词前成分“一”的探讨〉，《中国语文》1999.2。
- 詹开第. 1987. 〈口语里表示动相的两种格式〉，《句型和动词》，北京：语文出版社。
- 张赫. 2000. 〈现代汉语“V—V”式和“VV”式的来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4。
- 张美兰. 1996. 〈论《五灯会元》中的同形动量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 张敏. 2001. 〈汉语方言重叠式语义模式的研究〉，《中国语文研究》2001.1。
- 朱德熙. 1984. 《语法答问》。北京：商务印书馆。

<sup>2</sup> 本文中，诱发VP/PP与“一V”粘合和“一V”性质转变的句法因素是“一V”续段成分的复杂化；而在吕叔湘文中，“一拉”被重新理解为动词词组的原因是成分省略。

#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 VV...”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Feng GU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under discussion, “— VV...”, emerge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author has presented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is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nalyzed as [— V[V]]. Here “— V” is a measure phrase, acting like an adverbial group modifying the following VP. Although “— V(conj)...” already existed in Old Chinese, it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 VV...” since they had different manifestation syntactically. We also point out that in the written documents of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 VV...” was gradually reanalyzed as a VP.

**Key words** “— VV...”, measure phrase, adverbial group, syntactic change, reanalysis